

黃勉齋先生文集

三



集文生先齋勉黃

(三)

撰 幹 黃

王雲五主編

雲書集成初編

黃勉齋先生文集
三 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黃 幹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壽

題跋

書蔡西山家書

韓始受學於晦庵先生。首識西山蔡公。先生之門。從游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畱數日。往往通夕對牀。不暇寢。從先生游者。歸必過公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僅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韓之識公爲最久。而荷公之教爲最深。其卜居乎此也。固惟先生是依。亦庶幾資公之教以自老。公既不容於世以死。而先生亦相繼而歿。韓又將疇依邪。嗚呼。吾先生者。固參千百年不可復見。若公者。亦豈世之所常有耶。今年春。先生以書一通授韓。咨嗟太息者久之。曰。此季通與其子書也。子爲我掇其要語。繕寫以來。未及反命。而先生歿。因書其左方。歸公之子使藏之。以致其悲慕之意云。

代書晦庵先生四齋箴

晦庵先生以紹興癸酉主簿茲邑。時年二十有二也。其拳拳於學校之教悉矣。而又爲此銘。而以誨學者。欲其目之所睹。耳之所聞。無適而非義理之歸。今師恕趙君鋟版縣庠。且慮傳本之多。無以取信後來。因屬韓記之。嗚呼。先生不復見矣。所恃以明善誠身者。不過文字之閒。是豈可以不謹其所傳哉。遂敬爲之。

揮涕書此。嘉定辛酉十有一日朔旦。門人長樂黃榦敬書。

跋三衢毛氏增韻

書、六藝之一。諧聲、六書之一也。字書音韻之學。其來尙矣。古者教人。八歲入小學。教之以六藝。十有五歲而後大學之教行焉。夫必先之以小學。而習之以七年者。蓋其切於日用之實。不若是。無以博其識。養其心。而爲進德之基。其驚高者。旣忽之而不習。徇卑者。又與大學而併廢之。不惟不習。而反笑人之習。則其不如古也宜哉。覽毛公之所述。爲之三太息云。開禧乙丑二月五日。長樂黃榦書於石門酒庫。

跋方耕道書

余嘗聞方耕道爲南軒先生之客。有遺憾焉。及聞李君子謂之語。具道一時相與之意。然後知傳者之妄也。子謂出示耕道手書。敬復其論議。攻非之益。耕道以直道事南軒。而南軒能容之。子謂又以是友耕道。而耕道敬之。又如此。賓主規諫之難久矣。豈其遇合自有時邪。余爲之三復而三太息云。開禧丁卯春。社長樂黃榦書。

書晦庵先生所書損益大象

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何哉。正心脩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所由分。而聖人之所爲深戒也。晦庵先生二象以授學徒。江君孚先所警於後學者至矣。孚先以示其同學黃榦。三復敬玩。刻

之臨川縣學以勉同志庶亦知所以自警哉嘉定己巳莫春望日敬書

跋樂安會一庵歲月記

觀一庵會君自處於生死之際亦可謂達矣哉一庵家貲桑千金子四人好學守家法無所累於中而然也世之貴富安逸過一庵者何限至老愈饕死且不瞑者皆是一庵非達邪一庵能超然於生死至語諸子猶以不能光大門戶爲恨抑豈未能忘情於窮達邪其曰醇謹勤儉讀書則是求諸己而已曷嘗以搖尾乞憐如播間之徒爲能光且大哉一庵達者也余年六十有一一區之宅一囊之粟以自給尙趨趨俛首入銓曹讀會君之記誠有愧矣因書其後以諗其子使毋忘乃翁之訓而亦以自厲云嘉定壬申二月既望勉齋黃榦書於武林旅舍

跋南康胡氏鄉約

南康胡伯量以鄉約示其友黃榦讀已而歎曰此鄉飲酒遺意也古之人於其鄉黨平居相友相助有急則相救相賙其情誼之厚如此故其暇日相與爲飲酒之禮以致其繾綣之情而因以寓其尊長卑幼之序如是風俗安得而不厚哉後世禮教不明人欲滋熾利害相攻情僞相勝一室之內父子兄弟乖爭陵犯者多矣而況於鄉鄰乎風俗之不如古亦宜矣哉伯量兄弟孝友同居鑾人無閒言又能推其施之家者而達之鄉其有補於風教大矣故書其後以諗其鄉人使知其合於古誼相與守之而勿替云嘉定乙亥四月晦日書於鳳山書院

書晦庵先生語錄

晦庵朱先生所與門人問答。門人退而私竊記之。先生歿。其書始出。記錄之語。未必盡得其本旨。而更相傳寫。又多失其本真。甚或輒自刪改。雜亂訛舛。幾不可讀。李君道傳貫之。自蜀來仕於朝。博求先生之遺書。與之游者。亦樂爲之搜訪。多得記錄者之初本。其後出守儀真。持庾節於池陽。又與葉賀孫潘時舉諸嘗從游於先生之門者。互相讎校。重復者削之。訛謬者正之。有別錄者。有不必錄者。隨其所得。爲卷帙次第。凡幾家。繼此有得者。又將以附於後。特以備散失。廣其傳耳。先生之著書多矣。教人求道入德之方。備矣。師生函丈閒往復詰難。其辨愈詳。其義愈精。讀之竦然。如侍燕閒承謦欬也。後之學者。誠能齋心而玩之。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衆聞而悉歸一己。是書之傳。豈小補哉。貫之既以鋟諸木。以榦與聞次輯。而俾述其意云。嘉定乙亥十月朔旦。門人黃榦謹書。

書東萊呂先生寄李文簡手帖

侍郎李公以東萊先生手帖示榦。既獲竊窺兩賢相與之意。而所稱引。莫非當世巨儒。所講論。莫非古先典訓。何其盛哉。今其人既不復見。而其言亦不復聞。豈亦氣數消長。驟盛者固忽衰與。吾輩盍思所以自勉哉。爲之三復太息云。嘉定乙亥長至後一日。後學黃榦敬書於鳳山書院。

書晦庵先生家禮

昔者聞諸先師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蓋自天高而地下。萬物散殊。禮之制已存乎其中矣。

於五行則爲火。於四序則爲夏。於四德則爲亨。莫非天理之自然。而不可易。人稟五常之性以生。則禮之體始具於有生之初。形而爲恭敬辭遜。著而爲威儀度數。則又皆人事之當然。而不容已也。聖人因人情而制禮。既本於天理之正。隆古之世。習俗醇厚。亦安行於是理之中。世降俗末。人心邪僻。天理堙晦。於是始以禮爲強世之具矣。先儒取其施於家者。著爲一家之書。爲斯世慮至切也。晦庵朱先生以其本末詳略。猶有可疑。斟酌損益。更爲家禮。務從本實。以惠後學。蓋以天理不可一日而不存。則是禮亦不可一日而或缺也。先生教人。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皆所以正人心復天理也。則禮其可緩與。迨其晚年。討論家鄉侯國王朝之禮。以復三代之墮典。未及脫藁。而先生歿矣。此百世之遺恨也。則是書已就。而切於人倫日用之常。學者其可不盡心與。趙君師恕之宰餘杭也。迺取是書鋟諸木以廣傳。蓋有意乎武城弦歌之遺事。學者得是書而習之。又於先生所以教人者深致意焉。然後知是書之作。無非天理之自然。人事之當然。而不可一日缺也。見之明。信之篤。守之固。禮教之行。庶乎有望矣。嘉定丙子夏至。門人黃榦敬書。

跋陳履道先墳庵額大字

榦嘗受學於晦庵先生。其所教人以孝弟爲人道之大端。已而辱在子壻行。家庭享祀。丘墓展省。皆得與執事之列。齋戒陳設。滌濯烹飪。皆曲盡其誠敬。奉觴薦俎。追慕感慨。泣涕如雨。三十年閒。如一日焉。凱風寒泉之思。蓋天資之美。學力之到。有以充其良知良能。以至此也。孝於親而望於人。陳公庵額之所爲書。

也。履道既能成其先大夫之志。復以墨本爲軸。朝夕展玩。如適丘壟而撫松楸。悽愴之情。自有不能已者。故述余之所見。以明先生之爲此書。履道之寶此書。不但字畫之工而已。嘉定丙子六月既望。長樂黃榦敬書於竹林精舍。

書龜山楊先生家書

龜山先生晚年家書也。其精明詳審如此。非學道之力歟。榦蚤從晦庵先生游。因得講聞先生之道。中年游宦。學業遂廢。歲月蹉跎。老及之矣。引疾來歸。願畢此志。師亡友散。獨抱遺編。先生之孫浚攜書來訪。三復起敬。竊書其後。以致慨慕之意云。嘉定丙子九月五日。後學黃榦敬書。

書新淦郭氏敘譜堂記

人稟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凡在覆載之內者。皆所當愛也。況族系之所自出。雖枝分派別。推而上之。皆吾祖宗之一氣耳。可不知所愛乎。不知所愛。則上負於天地。下愧於祖宗矣。新淦郭氏之於族人也。既買田以給之。又爲堂以聚之。蓋知此義矣。卽此義而充之。知此心之無不徧。知此理之無不同。則將合覆載而爲一堂也。豈不大哉。予嘗爲邑於新淦。而聖與嘗問學於予。聞其事而嘉其志。爲是說以廣之。嘉定丁丑長至。定庵黃榦書。

書陳密學守城錄

密學陳公之守城。殆天下才。非可學而能也。然得其書熟玩焉。觸類而通之。亦豈不可學哉。願嘗以爲守

城者郡守僚屬之責也。今之仕者，二三年輒一易。偶當暇閒，於是書固不屑讀，倉卒擾攘，則亦不暇讀矣。若使邦人皆取是書而讀之，父子兄弟，庠序里閭，平居暇日，相與講說，則凡在城之內者，無非可與守城之人也。況又切於其身之利害，則考之必精，思之必審，其爲郡守僚屬之助多矣。予旣與同官寓公士友合謀併力，以成安慶版築之役，因以是書屬郡文學金淵刊之學宮，寓公士友，凡邦人之欲得是書者，悉以遺之。合一郡之見守一郡之城，當有得陳公之意，於是書之外者矣。凡爲郡而欲得是書以遺其邦人者，又將以廣其傳焉。則凡有城者皆可守，尙何他侮之足患哉。嘉定戊寅二月旣望，長樂黃榦書。

書趙華文行狀

榦少從晦庵先生游，竊聞篤行公之名，攬其遺事，俯仰敬歎。如對古人，後十餘歲，遂獲與仲兄偕受知於丞相忠定公。竊窺言論設施之大槩，華文方以少年擢高科，館於劉忠肅公之家，而受業於晦庵先生之門，遂與爲友焉。其後從宦江西，衆衆相遇，則華文涉歷愈深，年愈高而德愈劭也。投者來歸，聞華文之子總榦君宰崇安，有惠政，人多稱之。五十年閒，及見其一家四世之賢如此，雖其事業所至有不同，而其人之賢，則皆處心以忠實，持身以端謹，居家以孝友，施之於政者，真知體國愛民者也。何其盛哉。丙寅丁卯閒，榦方以事走京師，及見權奸薰灼，忠良被禍，殆若天道冥漠不可曉者。及今觀之，鄙夫憮人，根株鋤戮，聞其名者，不啻若犬彘，而篤行公之後，赫奕盛大，至於如此，所謂福善禍淫者，豈不灼然可監也哉。讀李君敬子所述華文之行實，而敬題其後，爲善者當知所勸，而不善者亦當知所戒矣。嘉定庚辰十二月二

十五日長樂黃榦書

啓

謝兩浙漕司送錢啓

竊祿無功。復拜金錢之賜。感恩知幸。如叨華袞之榮。輒述寸誠。敬陳尺牘。竊以官分品級。事無等差。皆當竭力以盡心。庶免素飡而尸位。揆諸物類。雖雞犬而有所司。質之聖言。則牛羊亦求其壯。苟性靈於物。而儉安適已。才劣於聖。而闊視高談。以汨沒州縣爲勞人。以稽考簿書爲俗吏。則食焉而怠。何其免圯者之譏。任旣不勝。亦無怪梓人之怒。故官箴之是守。皆吏職之當爲。豈曰難能。足膺厚錫。如榦者。才非適用。學不逮人。落落五十年。益歎儒冠之多誤。嗷嗷二百指。庶幾廩粟之是糜。與其因儉敗事。因貪敗名。孰若以廉求安。以勤求飽。乃至奔馳於兩庫。固惟竭盡於一心。自冬涉春。深愧代庖而越俎。以新易舊。豈宜攘臂以下車。方陳控免之情。忽奉寵嘉之命。出於非望。得之若驚。伏遇某官。仁禮存心。謙恭接物。樂於下士。有握髮吐哺之風。惠以使人。得解衣推食之意。遂使庸愚之賤。亦蒙錫予之恩。榦敢不勉竭驚疲。力圖稱塞。守清白傳家之節。爲辛勤報國之誠。廣廈千萬間。幸假驪顏之庇。畏途九折坂。甘爲叱馭之驅。

謝兩浙陳運使許薦啓

尸祝無功。復忝代庖之責。伶官至賤。亦叨錫爵之榮。往昔所無。吏民共駭。竊以位高而易墮。勢卑而難伸。齊禮牛角之歌。燕感駿骨之論。垂之往牒。是爲美談。要必真有才。乃能當非常之遇。如榦者。識非涉

世學不逮人。抱關擊柝。姑以爲貧。毀瓦畫墁。難以求食。惟究心於辦職。庶竊廩以偷生。豈期錫賞之至三。又俾侵官而兼二。知己難值。捐軀不辭。當光華臨按之時。此官吏戰兢之際。忽寵頒於臺翰。復拜賜於金錢。憫其寒微。許以甄拔。趙文子舉筦庫之士。晉叔向聽堂下之言。不謂古風。乃見今日。伏遇某官。英猷經遠。雅望鎮浮。於大賢何不容。占小善率以錄。竹頭木屑。馬勃牛溲。咸豫兼收。未嘗輕棄。遂使塵埃之賤。輒蒙禮貌之優。榦敢不益厲素心。勉殫篤力。食祿者當任其事。感恩者必竭其勞。庶幾晚景之桑榆。遽變春風之桃李。豈惟攬轡。冀不忘推轂之言。行卽秉鈞。亦願作在鎔之器。

回崇德吳尉啓

採鄉曲之譽。不勝仰德之懷。仕邦域之中。遂有依仁之幸。忽魚書之寵賜。知騎氣之鼎來。感與愧並。得諸望外。恭惟某官。材高識遠。學廣文多。氣秀儒林。擅斗南一人之望。名高仕版。策天山三箭之勳。自應密勿於廟堂。尙復徊翔於州縣。惠必期於澤物。官何嫌於近民。佇聞課最之登。卽聽文章之薦。榦稟資甚薄。賦命多奇。半世蹉跎。已甘閒散。一官贈蹬。尙苦飢寒。方興張頤待哺之思。復起折腰無米之歎。尙賴仁賢之誨。頓寬寂寞之憂。報匪瓊瑤。姑謝撝謙之辱。音毋金玉。行修請益之恭。

通屬官啓

紅蕖綠水。久欽入幕之高風。白首青衫。來作當壚之賤吏。仰託帡幪之庇。敢稽簡牘之修。恭惟某官。學廣文多。行高識遠。儒林奮迹。豈惟數萬里之鵬程。仕路剽繁。不但十九年之牛刀。合廁論思之選。尙淹畫諾。

之游。歟。歷滋深。聲稱甚籍。錢流地上。收飛芻輓粟之功。身在日邊。有朝奏夕召之寵。晉登華貫。俯穆師言。榦局促不才。迂愚無學。蹉跎半世。偶叨一命之微。荏苒十年。備歷百罹之厄。合收身於農圃。尙投迹於塵埃。蓋將餬口於四方。但有折腰於五斗。雜居庸保。惟知竭力以盡心。尙賴仁賢。曲賜匿瑕而藏垢。

通孟主管啓

計臺重寄。職分廉按之權。委吏卑官。身處塵埃之役。趨承有日。感幸自天。恭惟某官。雅量鎮浮。英猷經遠。文之以禮。不徒公綽之成人。養之以剛。豈特施舍之守氣。究其學問。端有源流。教傳三徙之餘。道守七篇之舊。晉楚之富。不可及也。豈若以吾義以吾仁。管晏之功。可復許乎。非但其君顯其君霸。踐歟滋久。譽望寢隆。宜自致於要津。庶盡據於素抱。平分風月。人皆屬意於竹符。坐對湖山。公獨甘心於蓮幕。雖高懷之難企。於輿論以未伸。課最朝聞。蠶書夕至。借方寸之地。力輸削草之忠。近咫尺之天。行卽持荷之選。榦迂疏無學。淺陋不才。濩落半生。偶叨一命。蹉跎十載。備涉百罹。齒髮侵尋。神識凋耗。自合退還於農圃。豈宜復玷於縉紳。家無數十畝之田。身有二百指之累。旣飢寒之未免。於仕進以難忘。智類挈瓶。自知無用。分當滌器。猶恐弗堪。得君子以爲歸。則官箴之可免。豈期幸會。獲與使令。雜居庸保之間。惟有鞠躬而盡力。仰賴仁賢之庇。庶幾藏垢以納汙。

謝兩浙詹漕薦啓

東西十五郡。屬當孟博之登車。官吏千百人。咸望鄭莊之推轂。豈意剡章之辱。乃先管庫之卑。承命易驚。

撫心甚惡。竊以薦士非難。而難於下白屋之士。求知非難。而難於辱大賢之知。故燕昭市駿骨。而諸侯之客始歸。顏淵附驥尾。而萬里之名益顯。如上以請託而舉。而下以貴要而趨。如得之若無榮。反益愧然。以卑官之穴賤。乃獲公名之薦揚。苟非學行之素充。亦才業之可採。如幹者。才非適用。學不逮人。蚤歲父兄。誨以傳家之清白。平生師友。勉其刻意於丹鉛。志不篤而業不精。年益老而身益困。自合甘心於農畝。豈宜廁迹於縉紳。屈指平居。幾見齷齪之不給。庇身寸祿。敢云麴蘖之爲卑。處之固已甚榮。外此敢有他望。夫何脫毛遂之穎。又獲登李膺之門。往昔所無。里閭共駭。茲蓋伏遇某官。量涵淵海。智燭著龜。秦宇清明。白日青天。之在望。德容溫粹。春風和氣。之襲人。持心悉本於公平。接物無分於貴賤。以謂不龜手之藥。或濟於世。須當知扣牛角而歌。未忍以人廢。擢自百僚之底。賜以一字之褒。幹敢不益勵初心。堅持晚節。陳篇誓報。不敢爲世俗之佞言。律已居官。惟毋負聖賢之明訓。

謝江西王提舉薦

銅章受察。乏撥繁劇劇之才。玉節按臨。抗激濁揚清之志。夫何甄拔。猥及庸愚。流傳忽到於人間。感激已踰於望外。竊以風俗大弊。孰甚義利之不明。薦舉一途。馴至上下之俱失。富貴者。人之欲。廉恥者。國之維。自奔競之習既滋。而羞惡之端浸泯。脅肩諂笑。搖尾乞憐。有鄙夫之不爲。雖君子亦未免。取之者隨時而馳騖。與之者視勢而低昂。專布私恩。絕無公議。至有不求而自得。與夫既舉而不知。此當望於古人之中。要難施於庸流之表。如幹者。心期甚短。學術亡奇。早歲父母。誨以徐行而後長。壯年師友。厲其處分以甘。

貧。既不能自奮於精力強盛之時。又寧忍躁進於齒髮衰頽之日。一行試吏。三奉辟書。愧無尺寸之長。始爲升斗之計。竭來百里。比及三年。資淺而望輕。訟繁而民雜。恤貧安富。詎敢有偏。守法奉公。但求其是。奈勝心之滋熾。肆讒口以居多。市虎屢至。未免或疑。秋鶡一書。胡爲而上。靜而有守。拙性所便。直而不阿。懸懷難克。早魃警用刑之酷。螟蝗戒爲政之貪。不辭奔走之勞。難免譴呵之及。豈意匿瑕而藏垢。乃蒙棄短以錄長。茲蓋伏遇某官。識量過人。精思體國。冰壺清鏡。是非悉付於至公。砥柱中流。靜定不搖於勁力。坐令猥瑣。亦預選掄。在大賢無望報之私。於小吏有難酬之德。幹敢不激昂晚節。刻厲初心。躬駑馬下駕之勤。詭鉛刀一割之效。陳篇奏記。恥爲世俗之諛言。律己愛人。願守聖賢之明訓。

謝撫州陳守薦啓

百部馳驅。祇奉周家之條教。一封奏徹。亶爲京秩之權輿。襄拂之舉有加。特達之知曷稱。竊以富貴者。人之欲。羞惡者。義之端。古人行道。未嘗求知。後世盡職。庶幾有遇。迨俗之末。惟利是趨。乞其餘者。無異播間。望而罔焉。何殊壟斷。欲求投足舉手之力。必爲脅肩諂笑之容。若夫稟質之迂愚。加以賦分之奇蹇。旣無以借王公之譽。又不忍決性命之情。乃思附翼以攀鱗。何異挾山而超海。如幹者。受材甚拙。涉世多艱。一生燈火之勞。闕疏無用。兩鬢風霜之晚。荏苒何爲。誓將求老農老圃之師。誰敢望大邑大官之庇。役役於塵埃。蜚楚。汲汲乎期會簿書。學已負於前修。政有同於俗吏。趨風率職。海山何賴於涓埃。渴雨經時。田野未安於寢食。儻自忘於罪戾。敢有冀於薦揚。殆速譴呵。毋復廉恥。豈意不龜手之藥。與夫扣牛角之歌。雖

曰無心亦徒知己。茲蓋伏遇某官。度包海嶽。義薄雲天。君子容衆而尊賢。夙推德量。宰相量長而較短。克紹家聲。不爲權勢之所搖。尤以奔競爲可厭。斷以獨見。拔之庸流。十六字衰黼之榮。實爲未副。千萬里門庭之遠。名乃上聞。有是遭逢。莫爲稱塞。幹敢不激昂晚節。刻厲初心。躬駑馬十駕之勤。詭鉛刀一割之效。陳篇奏記。不敢爲世俗之諛言。律已奉公。願恪守聖賢之明訓。

謝江西胡漕薦啓

驛騎載馳。俯頒雲翰。鶚書剡奏。仰扣天關。既不敢陳慶蔑之言。又未獲執李君之御。胡然望外。意者夢中竊以薦舉之道。以公不以私。仕進之方。謀義不謀利。凡古人之所守。皆天理之當然。上無徇勢以市恩。下不貪榮而希寵。彼此俱全於大節。是非曼出於常流。茲道浸微。迨今尤甚。禮辨於登門之疏數。情分於通問之後先。脅肩諂笑。誇以爲能。搖尾乞憐。忘其自賤。操心若此。報國謂何。如幹之愚。與世尤戾。彈冠簪仕。初乏寸長。據案臨民。難甘尺枉。獨念閭閻之休戚。有關宗社之安危。此心不憚於人窮。何面輒饗於君祿。始循拙政。見謂癡兒。要無愧於俯仰之間。亦奚恤於異同之論。大賢所隸。庶獲知音。鄙性無庸。豈宜自鬻。敢期寒谷。不碍陽和。求匪待於童蒙。遇乃叨於國士。書藏十襲。字抵千金。潢潦無根。願謂源流之有自。蚊山重任。剛言劇易之兼長。被溢美以若驚。恍莫知其所本。茲蓋伏遇某官。清姿邁往。逸度昂霄。得澹庵衣鉢之傳。開韓公畫錦之兆。乘輶輓粟。推轂薦賢。遂使妄庸。猥蒙褒借。幹敢不激昂晚節。刻厲初心。躬駑馬十駕之勤。詭鉛刀一割之效。陳篇奏記。恥爲世俗之諛言。學道愛人。恪守吸賢之明訓。

謝江西章提舉薦啓

課三載之績。無善可稱。辱一字之褒。爲榮已甚。兩叨薦拔。倍切淩兢。竊以天生此民。君爲司牧。張官置吏。其布星分。登能選公。寸量銖度。惟進賢可以報國。苟舉枉何以服人。眷言耳目之官。實握權度之柄。持至狹之京削。馭至衆之英才。不惟難以獲薦。薦者亦難。未有得者不求。求乃可得。故馳驅於官路。多滿伏於選場。孰誤我公。首及於榦。自慚鄙拙。見謂迂疏。慨慕前修。屠龍無用。俛從流俗。刻鵠不成。雖屢困於窮途。卒難忘於故步。塵埃汨沒。歲月蹉跎。知伯玉之非。毫其及矣。覺淵明之是。去將安之。迫於號號。始此奔走。數瓜期之且至。夢松徑以將歸。七寶浮圖。合尖誰望。萬閒廣廈。大庇焉依。反復揄揚。終始成就。學不窮於閫奧。文未探於菁華。以法爲師。視民如子。皆願振衣。敬請先生之教。庶幾磨礪。不爲小人之歸。胡然品題。逮此庸瑣。壯也不如今老矣。曷稱所蒙。一謂之甚可再乎。敢忘其自。茲蓋伏遇某官。文雄壁水。道冠蓬山。挹麾衡嶽之陽。播甘棠勿翦之詠。持節大江之右。振皇華咨度之風。掄才無閒於菲葑。獲善有如於璧玉。遂令朽質。亦預薦書。近水樓臺。最先得月。窮冬草木。頓覺回春。榦敢不奮激懦衷。摩挲老鬢。觀大賢相予之至此。信平生所學之不差。陋巷雖貧。讀書補過。清朝不棄。徇國忘身。

賀福建章漕啓

渙奉宸綸。晉更使旨。激西江以活涸轍之鮒。所嘗及者十一州。徙南溟而運垂天之鵬。又不知其幾千里。按棲鸞之舊治。耀畫錦於故鄉。公雖恬然不見其榮。人爭覩之以先爲快。恭惟某官。天生賢佐。世濟精忠。

萬古家聲。應不在巡遠之下。一門秀氣。豈復論荀陸之儔。入相天子而筦樞衡。出將王命而馳原隰。均之體國。皆足庇民。暫辭蓬萊方丈之游。歷覽衡嶽康廬之勝。君遣之以禮樂。遠有光華。人自得於湖山。令修庭戶。姦強斂戢。窮弱歡呼。然非歷試無以顯其器之全。非治煩無以表其才之鉅。一星斜指。祥移翼軫之躔。六轡載馳。風動甌閩之路。部屬分於八郡。產最薄於四州。所謂利源。全資鹽筴。惟亭戶常貧。黠吏常富。故私販日熾。官課日虧。重以名次之太艱。愈使綱運之不繼。欲更宿弊。實藉通儒。至於獄訟之浩繁。與夫郡縣之欺慢。聆其已試。孰不潛銷。管晏幹山海之饒。莫能過也。呂范修衣冠之盛。行卽見之。幹自揣妄庸。受知最厚。刻鵠書而屢奏。歎猿臂之數奇。有宅一區。未辦子雲之歸計。去家千里。復尋元亮之漫游。及瓜尙隔於再期。種菊姑安於三徑。忽聽易輶之命。不勝折屐之情。俗吏之期會簿書。未諸稟令。門人之洒埽應對。敢不盡心。

通江西提刑啓

鼎來丹詔。晉陟皇華。二千石以最閒。佇公卿之漢選。十一城之地大。耀禮樂於周原。號令素孚。風彩丕振。恭惟某官。高明秀整。謙厚粹和。文章足以名家。炳如日月。節義見於傳世。懷甚冰霜。汎侯國之紅蓮。挺王臣之喬木。鵷序方期於大用。虎符遽斂於偏方。江淮之草木知名。久安德化。潢池之甲兵徹警。已茂勳庸。虎城安靜。柝之秋。燕寢樂凝香之晝。九重注想。四牡歌功。維昔兩邦撫摩。盡袴襦之詠。厥今一道激清。張繡斧之威。民喜得公。刑以弼教。圖屏鞠草。旁推聖世好生之心。禁殿持荷。盡見儒者有用之學。幹少知爲。

士晚始得官。齒豁頭童。自甘閒散。足穿肘見。未免嘯號。曩懷製錦之差。敢課鳴絃之最。豈期脫選。復此字民。金水一來。適當凋弊之後。鉛刀再割。不無缺折之虞。嘗言此邑之吏民。尚守昔時之條教。但知恪意。或可庇身。滿目江山。猶覺棠陰之遺舊。託身霄漢。更忻樾蔭之方新。頌詠之私。敷宣罔既。

通江西提刑啓

光奉宸綸。榮遷使旨。望隆二千石。至今猶奉於教條。刑按十一州。豈謂盡歸於廉察。雖再分於符竹。復就攬於轡絲。山嶽動搖。吏民呼舞。恭惟某官。天生賢德。世濟英才。藉藉家聲。應不在機雲之下。巍巍望閭。寧復論呂范之儔。慶桑葉以承休。趨七階而出仕。筦庫一聞於小試。入幕屢顯於能聲。贊寅清而列屬奉常。任勿儉而庀司廷尉。把麾淮甸。再騰襦袴之歌。易鎮江城。兩播甘棠之詠。禽鳥知太守之樂。草木聞刺史之名。非治煩無以表其才。非歷試無以顯其器。踐揚滋久。簡注彌深。因臥轍以請畱。俾乘輅而更治。謂洞獠甫平。而民生未復。狂獄多滯。而吏惡久盈。尙煩霹靂之威。更藉撫摩之手。雖外憲非公。而孰寄然大任。舍我以其誰。會卽拜於詔環。恐未溫於坐席。暫扶繡斧。頓令獄訟之平。行復青氍。益侈衣冠之盛。榦學非適用。才不逮人。壯歲蹉跎。已灰百念。半生坎壈。偶得一官。孰云製錦之無傷。乃使操刀而再割。固知不缺而則折。但欲補拙而以勤。得君子以爲歸。則官箴之可免。固嘗治檄。得游賢父子之閒。孰謂效官。尙託舊師帥之庇。財賦殫匱。困於追呼。豪猾縱橫。見之訟牒。人皆畏之而不顧。公幸知之爲最詳。獲預按廉。實爲幸會。教誨飲食。敢忘前日之話言。期會簿書。願緩今朝之轡策。

通江西王安撫啓

計臺飛最制閭宣威玉節觀風但覺事權之浸重珠簾捲雨不妨景物之相安山川不移風采益著恭惟某官聲名足以肅姦暴學術足以經國家砥礪廉隅毅然秋霜烈日成就器質溫平和氣春風能稱飛宦海之英大節見朝廷之峻民無冤者得延尉持天下之平尹茲敬哉信長安爲教化之本卿月獨明於霄漢使星分照於江淮道上埋輪梟狐落膽高牙大纛新榮北闕之恩緩帶輕裘重納西山之爽第方咨訪難鬱老成人方樂於湖山令自歸於禁闥幹迂疏太甚結約亡奇齒豁頭童自甘閒散足穿肘見未免嘯號念財賦之寒酸與頑豪之犂惡不有雲天之庇難逃機穽之憂千里畏途敢憚駑駘之力萬間廣廈不勝燕雀之情

通淮西李帥啓

推禮樂詩書之習坐玉帳以宣威脫塵埃筮楚之勞伏星屏而聽命昔忝封章之薦今修屬部之恭行或使之望不及此恭惟某官氣涵剛正識達幾微勳業萃於一門實難兄而難弟才猷兼於衆智信允武以允文內外踐更聲稱益著合調元於百揆尙作屏於十連翼軫星分光射斗牛之上江淮壤接名聞草木之微當干戈甫定之餘正瘡痍未瘳之日散強梗貔貅之卒集流離鴻雁之民朝寬顧憂人忘敵至借畱深切始少徇遠方赤子之心虛左以須當大慰斯世蒼生之願幹少無立志老不如人學術迂疏已乏科名之伎生涯牢落亦無農圃之能念百指之嘯號藉一官而奔走但知律已豈敢言才誤名勝之推揚致

廟堂之甄拔。卑之朝蹟。貳彼邊州。雖力伸香火之祈。其敢怠簡書之畏。斥單車而遠邁。望會府以前趨。省已摧頽。難任驅馳之責。量能進退。不逃廉按之明。

通淮西錢漕啓

諸老凋零。賴有中流之砥柱。一生欽慕。殆猶迷路之南車。忽乘邊障以佐州。乃隸使臺而聽命。敢憑尺牘。敬寫寸誠。恭惟某官。識造淵深。氣涵剛大。詞根於理。不徒誇舉子一日之雄。道探其宗。直將紹往哲百年之緒。推其餘以經世。隨所寓而著聲。世方學圓。人爭嗜進。慈祥所發。寧甘心於州縣之間。正直自將。不肯安於朝廷之上。年彌高而學甚苦。任愈重而氣不衰。議論之確。既足以折羣邪。著述之洪。又足以扶皇極。沿淮數千里。方莽爲盜賊之區。弭節一二年。皆晏若桑麻之壤。信儒者之效。無閒於中外。而君子之論。當先乎本原。公道益開。正人迭進。評推月旦。自應不愧於梅溪。詔下天庭。行聽直躋於槐路。幹少無立志。老不逮人。術業迂疏。已乏科名之伎。生涯寥落。亦無農圃之能。念百指之嘯號。藉一官而奔走。但知律已。何所取材。六曹管鑰之司。方拜隆恩之及。千里藩籬之重。忽叨貳郡之除。已力祈香火之緣。又復念簡書之畏。叱單車而于邁。望列戟以爲依。省己衰頽。不足任馳驅之責。量能進退。端不逃廉按之明。

通安豐郭守啓

才猷閒出。久欽貫日之忠。衰晚無庸。行遂披雲之願。敢云佐理。庶獲依仁。恭惟某官。學廣聞多。識高器遠。文章議論。得諸家世之傳。事業功名。卓爾天資之茂。合與闕庭之論。尙甘州縣之勞。中外踐更。聲稱藉著。

剖淮邦之竹。要須譽望之久乎。綰鄰邑之銅。遂擢蕃宣之重寄。眷知己篤。委任尤專。益據韜略之奇。庸壯金湯之固。海隅按堵。永無擊柝之虞。廊廟疇庸。卽聽持荷之選。榦少無立志。老不如人。學術迂疏。已乏科名之伎。生涯寥落。亦無農圃之能。念百指之號號。藉一官而奔走。但知律已。豈敢言才。誤名勝之推揚。致公朝之甄拔。俾從縣綬。來奉教條。固知事大夫之賢。或可竭愚者之慮。奈沈疴之已久。懼寸祿之難酬。已伸香火之祈。尙念簡書之畏。叱單車而于邁。望列戟以前趨。儻遂歸休。亦不失瞻承之幸。如乖素願。尙有資覆護之恩。

通江東柴漕啓

理義不明。人心爲之陷溺。英賢閒出。世道賴以扶持。久勤欽慕之私。今獲趨承之幸。恭惟某官。懷奇負氣。篤志力行。道本諸身。不學腐儒之陋習。德施於政。豈徒俗吏之能爲。禁僞學以方嚴。名他師者皆是。確守義文之象數。自稱伊洛之源流。進以立朝。推忠誠而佐后。出而乘障。仗恩信以服人。迨北敵之旣衰。倚西方而爲重。下繫羣心之屬望。上寬當宁之憂思。

賀劉尙書仲則

光膺宸綽。晉長冬官。位陞八座之尊。職贊萬機之密。善類增氣。薄海具瞻。矧茲屬吏之微。復忝世契之舊。欣聞除命。倍切歡愉。恭惟某官。德厚而量宏。道高而識遠。摺笏垂紳。而朝綱自肅。輕裘緩帶。而制閭增隆。自應卽正於鈞衡。庶以永綏於宗社。制書杳至。旦暮可期。榦遯遑臺躔。甫十閱月。仰高深切。晉記實疏。以

衰老之軀。當牧養之寄。適時早嘆。種不人士。米價踴翔。細民窘匱。加以制漕之交鬪。難乎州縣之奉承。益思向日趨事之時。真得大賢鎮撫之體。未嘗變容而動色。自然畏德以懷威。投老無庸。亟上香火之請。卑誠未達。孰伸井壑之情。尙冀寬慈。曲垂庇護。俾全晚節。以終餘年。仰瀆威尊。不勝惶懼。更乞權衡六氣。金玉五官。佇膺麻紵之宣。卽拜金甌之命。

擬奏

擬應詔封事

臣竊以爲天下之患。非有形之易見者爲可憂。而無形之難知者尤可慮。自姦臣擅權。竊弄兵柄。騷動南北之生靈。使之肝腦塗地。不知其幾千萬。遂使怨毒之氣。上干陰陽。早蝗相因。流殍滿野。此誠非常之變。有形之可見者也。雖三尺童子。皆知以爲深慮。自天誅顯行。姦臣就戮。諸賢彙進。公道復升。溥海內外。延頸以觀太平。而歷觀州縣之事。蓋有懷然若不能一朝居者。是豈好爲異論。以驚世駭俗哉。蓋嘗竊謂今天下無一事之不弊。無一民之得所。一郡之大。以言乎兵。則不強。以言乎財。則不裕。以言乎城堡。則不修。以言乎器械。則不備。以言乎風俗。則喜事而囂訟。以言乎官吏。則誕謾而具文。此臣所謂無一事之不弊者是也。雖念之氓。負陰抱陽。君以爲天。國以爲本。德其自善自惡。自貧自富。自安自危。而漠然不以爲意。今貪吏害之。酷吏害之。黠胥又害之。弓手士兵之追逮者又害之。兼并豪戶之徒又害之。懷然何以自立。而中產之家。十室九破。小民則今日壞而明日死之矣。此臣所謂無一民之得其所者是也。蓋嘗深求其

故竊以今之天下當極弊之勢苟不速反而進之則壞爛頽靡而不可收拾前輩以謂視其容貌無以異人而倉公扁鵲所望而走者也然則今之天下當如何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夫禮義廉恥行於士大夫之間而足以維國祚於長久者何也使士大夫而知禮義知廉恥則必知君之當尊民之當愛祿之不可苟食而職事之不可苟廢也今也不然士大夫之處心者不復知有君不復知有民知有細書疊幅華言麗語以取知而已知有擎跪曲拳卑詞下氣以取容而已知有苞苴賄賂諂託奔競以求進而已云云

第二劄

竊見江西湖南盜賊擾攘覆軍殺將焚破縣邑陵迫州郡雖曰小寇實有不可忽者以臣計之此輩本無深謀遠慮其始不過爲標掠之計耳在我素無自治之策而浪與之鬪以彼之輕銳據地之險阻連亙千里與吾州縣相接故乘吾之虛得以肆其陸梁而吾輕與爲敵是以縣邑屢破官軍屢衄而賊勢愈張賊勢旣張則其事將有不可測者自治之策其可不亟講之乎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在坎之象亦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高城深池以固吾圉雖平居無事猶不可緩況羣盜在境爲郡縣者獨不思爲城守之計乎嘗竊迹近事北人之犯荆襄也棗陽無城最先破隨州無城則又破光化無城則又破襄陽德安城壁最堅故敵騎攻之數月不能拔郢州號爲石城城小而堅敵人圍之數日度不可攻而遂去之淮東諸郡亦然非守者有勇怯乃有城與無城異耳國家南渡以後大築襄陽楚州兩城方其經畫之初

豈能無勞民費財之患。設使兩城不築。前者敵人得以據吾之要害。則今日之事。得無有大可慮者乎。此已事之明驗也。爲今之計。莫若行下江西湖南二廣州郡去賊不遠者。可大治城壁。朝廷出捐度牒。以助其費。使州郡爲區處。雖貸民之錢。用民之力。亦有所不得已者。蓋不暫勞者不永逸。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也。吾之城壁既堅。然後悉發諸縣村郭富室大家。凡有米穀金帛之屬。入保於州縣。郭之不能爲城壁者。亦當遠斥堠。掘坑塹。使不得以衝突。彼之蜂屯蟻聚。幾數千人。非有平日蓄積之素。進無所擄掠。退無所資給。則其勢必至於自相賊殺。束手而受降矣。又何必數與之鬪。以自損吾之威重乎。夫以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蠢爾小寇。行卽授首。若不足慮。然因此而大治諸郡之城壁。不惟可以禦一朝之患。實國家萬世無窮之利也。

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之七

公劄

再辭知潮州勾祠

隸不避斧鉞之誅。輒具稟劄。仰干鈞聽。幹昨嘗控陳哀悃。祈免潮陽之命。不謂措辭未白。誠意未孚。以致有旨趣行。未賜俞允。幹不勝戰懼回皇之至。伏念幹庸陋凡才。摧頽暮景。投老山谷。誰復顧憐。獨蒙朝廷軫念若此。畀之便地。寵以見次。種種優異。雖以老病投辭。尙蒙寬貰。令其一行。感戴恩德。何有窮已。愚夫小人。受一金之賜。尙知感激。以圖報塞。幹雖無知。其於君父大誼。朝廷特恩。豈敢寧居。尙煩督促。實以疾病加劇。見之申牘。無一飾詞。若不哀鳴。反成欺罔。況顧妻孥。憂貧賤。苟具此身。誰無此志。乃欲甘心屏伏。自取飢寒。亦豈人情。所恨賦命奇蹇。老而益困。朽株枯枿。不足以仰承雨露生成之恩。中夜以思。但知感泣。恭惟某官。著龜之識。江海之量。俯垂鑒照。特賜矜憫。曲爲敷奏。追還成命。使得偃仰一室。安養賤軀。繼今一日之生全。莫匪二天之庇覆。鏤膺刻骨。頂踵知歸。若蒙憫其貧病。再與陶鑄。宮廟差遣一次。使得仰竊升卧。以活餘齡。實戴隆天厚地之施。幹勉扶病軀。申布忱悃。且痛且忍。言不成文。雖欲吐露。有失倫次。方命之譴。復此驚憂。尙冀鈞慈。俯賜矜察。幹下情。無任戰懼之至。

漢陽勾祠申省

榦資稟凡庸。學術迂僻。分甘農圃。望絕縉紳。中年偶叨一命。家貧累重。仰祿苟全。其於居官。本無可紀。誤蒙朝廷拔擢。改秩甫期。寵以朝蹟。俾貳邊郡。爲任匪輕。方思勉竭。恥事誕謾。忌嫉既深。機穽隨至。曲勞造化。易佐大藩。甫及半年。忽膺郡絀。試邑一年而得倅。爲倅一年而試郡。破去舊例。薦被隆恩。粉骨碎肌。未知稱塞。竊緣榦筮仕以來。不避艱險。用心過勞。遂得奇疾。兩叨劇邑。黽勉四期。舊疾增加。形神羸瘁。年事浸晚。齒髮衰頹。加以禍患侵凌。去歲冬夏。連嬰兒女之戚。衰年傷感。幾不聊生。兩目昏花。不能久眠。是皆用過其分。難以支持。倘不及今投誠君父。必致顛擠。自惟官卑人微。不當冒有陳情。實緣到任已踰半年。絕無毫絲補報。苟玩愒歲月。爲罪愈深。欲乞鈞慈。特賜敷奏。陶鑄祠祿差遣。庶得養疾歸山。以終餘年。實戴大造生成之賜。侯指揮。六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勾祠第二狀

榦一介凡庸。無足比數。誤蒙拔擢。昇以郡符。深願勉竭駑鈍。以圖報塞。實緣齒髮衰暮。禍患侵凌。疾病增加。精力凋耗。近嘗控瀝牢懇。以祈閒退。誠意未孚。未蒙俞允。聞命以來。懼深感極。不敢遽有塵瀆。本欲少遲書考。再行陳乞。近讀邸報。興國趙知軍改除湖北提舉。竊緣榦係娶朱侍講之女。趙提舉娶朱侍講之孫女。榦之長子。又娶趙提舉之妻妹。於趙提舉爲僚壻。其姻黨可謂最親。早同師門。情誼尤厚。監司所以按察州郡。職事之際。委有妨嫌。在榦若不申明。切恐有犯物議。兼榦到任已歷三年。仰藉恩庇。幸無敗闕。

戶口不多。後任郡守。但出此米賑糶。稍加之意。亦不至有饑餓流離之患。幹委非別有規避。欲乞特賜敷奏。陶鑄祠祿差遺。庶幾少安愚分。以終餘年。實荷大造生成之賜。侯指揮。九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辭依舊知安慶府申省

照對。幹。今月十九日。準江淮制置使司牒。準備尙書省劄。於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黃幹依舊知安慶府。昨於二月內。準省劄。已將安慶府職事。交與通判董朝奉訖。所有和州職事。實以年老多病。若又更易一郡。事緒更端。倍費區處。兩上勾祠之請。意謂必蒙俞允。今準上項指揮。仰見朝廷恩遇之意。一介么麼。尙復何言。竊念辭受進退。立身大節。苟或失宜。不惟於心不安。亦且必招謗議。古之仕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進必以禮。退必以義。幹昨蒙改知和州。已嘗辭免。今復再知安慶。乃是辭卑居尊。辭貧居富。自離安慶。已踰兩月。迎新送故。事體已定。官吏百姓。各已解體。今乃驅去復還。進退之間。全無禮義。懷利以事上。枉己而直人。大節旣虧。清議可畏。此幹雖感朝廷恩遇。至於銘鏤肌骨。然亦不忍以垂絕之年。自壞名節。將無以見師友於地下。欲望朝廷檢會幹兩次勾祠狀。特賜敷奏。改畀祠祿。庶幾保全晚節。以畢餘生。實被大造生成之賜。幹旣被朝命。不敢自安。兼痼疾發動。不可支吾。除已一面起發前往江池閒就醫。聽候指揮。五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再辭依舊兼知安慶府申省

照對。幹昨準省劄。改知和州。令將安慶府職事。交與以次官。赴制司稟議。至金陵。已今兩月。制參已非其所長。且原是外郡遙領。不敢輒行供職。和州又以老病。若復易一郡。事緒更端。倍費區處。不敢祇赴安慶府。則已繫解罷之人。既辭和州。若再適安慶。則是辭卑居尊。辭貧居富。尤不可復往。三者皆非置身之地。止得控告朝廷。力上奉祠之請。謂必蒙俞允。今準省劄。令依舊知安慶府。竊念幹稟資介僻。處分孤危。平居無事。易遭謗議。若非朝廷曲加保全。何以自免。今既辭和州。復辭安慶。人言必曰。安慶藩府。故不肯舍。又曰。包砌城壁。可希功賞。成命未頒。人已藉藉。生平自守廉隅。不敢望圖榮貴。今年幾七十。乃自陷於寡廉鮮恥之地。朝廷愛護人物。當亦不忍使之至此。竊意朝論必以包砌城壁爲念。幹自未離安慶之前。已爲區處。造輒四百餘萬。城門已砌。城壕已開。防城器具已一面置造。同官既各分頭管幹。又選請寄居士人。忠實可託者十有二人。每人分百二十丈監視。朝至暮歸。如己私事。不過今秋。須可畢工。朝廷所給錢米。足可支遣。不須別作經營。若再付之權官。亦可不勞而辦。況潛皖之勝。兩淮甲郡。又皆游官名流之所欲得。政不必衰病無能之人。已嘗去官。又復再往。蠅營狗苟。驅去復還。無補事功。徒取譏訕。兼幹一生艱苦。既老尤衰。開禧丙寅。往來兵閒。因得奇疾。今若思慮稍過。痼疾又復發動。形體支流。不堪從官。故敢不避斧鉞之誅。投誠造化。欲乞特爲敷奏。改畀祠祿。俾得歸老山林。實荷生成之賜。

三辭依舊知安慶府申省

照對。幹昨準省劄。再知安慶府。幹不避誅譴。乞改畀祠祿。仍以君命之嚴。未敢退安田里。屬以痼疾發動。

前至江州就醫。今月十八日，據安慶府差人齎到省劄一道，乃知螻蟻小臣言詞拙訥，尙未足以感動天聽。竊惟朝廷之意，蓋以安慶乃是舊治，可以無嫌。又城壁之役，包砌未畢，故欲令其復舊任。仰見朝廷恩御之隆，憫念元元之意。然安慶藩府歷陽列郡，人所共知。榦以老且病，旣不能任歷陽重難之寄，今再除安慶，乃從而受之。是辭小而受大，豈復有廉恥之風哉！生平狷介，與世寡合，動遭忌嫉。今乃自陷於無廉恥之地，豈能免當世之清議。砌城一事，見計置燒輒約，可得四百萬片。安慶之人，懲往年張寇之變，喜於得城以自固。寓公士友之忠實可託，如太學生陳榕者，十有餘人，各願自分料數，提督監視。朝至暮歸，如治私事。權郡通判董永之、公廉畏謹，少見其比。懷寧知縣趙善部，亦能勤敏專任其責。自教授以下，無不竭力以董其事。胥吏無所容其奸，工役無所逃其役。不過今冬，可見次第。政不必勤，朝廷顧慮上設禮義，廉恥以御其臣，則下亦以禮義廉恥而事其上。賈誼以爲聖人有金城者，此也。今乃使榦有辭小受大寡廉鮮恥之過，則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又豈能責人死守如金城之固哉！不惟自欺其立身之節，又避再三之瀆也。兼榦開禧兵興，往來五關，備嘗險阻，因得痼疾。目今發動，醫治未愈，加以痰喘，不可支吾。欲望鈞慈，特與敷奏，畀以祠廩，放歸田里，實荷隆天厚地之賜。所有省劄見寄，畱江州軍資庫。

辭免奏事指揮申省

照對六月十六日江州發到省劄一道。六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黃榦令赴行在奏事者。榦螻蟻小臣，比蒙聖恩，改差和州，固嘗以衰病辭矣。繼準指揮，再知安慶府，又復引嫌控免。揆其方命，合卽嚴誅。天地優

容不加之罪。更叨收召。俾造闕庭。自顧何人。乃蒙朝廷委曲注意如此。恭聞恩命。感極流涕。幹素無朝蹟。遽對清光。平生之榮。莫大於此。所當恪思不俟駕之誼。疾趨前進。豈宜尙有陳請。然人臣之誼。敢懷隱情。蓋有不容不屢瀆者。幹疏庸拙直。實無能可取。公朝過聽。引而進之。豈非以其涉歷州縣。竊知世務。或能罄瀝愚管。有補聖化萬分之一邪。幹爲貧所驅。出從吏役。不過律已奉法。恪守常程。初無奇策。何足上裨日月之明。而性資狷介。與世多忤。每懷憂畏。但思退藏。今復景迫頽齡。身抱痼疾。形神衰憊。智慮荒落。儻又不自量度。冒昧而前。非特術業空疏。無以稱塞明照。當退而進。有乖名教。徒招物論。恐孤朝廷平日保全之意。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收還成命。改畀祠祿。使得退安愚分。實荷造化始終生成之賜。須至申聞者。伏候指揮。七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辭知潮州申省

照對。幹九月十一日。準省劄二道。三省同奉聖旨。林士衡除廣東提刑。吳季員除廣東提舉。趙汝倣除提舉廣南市舶。黃幹差知潮州。並填見闕。候任滿前來奏事。令所在州軍差撥兵級三十人。速疾起發至任。兵級逐州更替。遇接人到日止。具已起發。及到任月日。申尙書省。幹官卑人微。不應辭免。緣有悃愾。須合控聞。伏念幹碌碌常才。無以逾人。公朝過聽。拔擢超躐。皆出望外。奉祠來歸。養病待盡。潮爲佳郡。且復便家。仰戴簡記。使令之意。幹頃以奔走州縣。不避勞苦。遂得喘嗽之疾。歲久日深。春夏以來。腰腹之間。忽加痞結。坐臥常多於行立。飲食每減於藥餌。扶曳上道。必至顛踣。兼聞潮陽闕守已久。濡滯日月。深恐廢事。

欲望朝廷察其誠實。特賜敷奏。亟著賢守以惠一方。使榦補滿祠祿。優游餘年。實出君父生成之賜。所有省劄。未敢祇受。除已寄畱福州軍資庫外。伏候指揮。十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仍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至任。

再辭知潮州申省

照會。榦九月十一日。準省劄。差知潮州。榦嘗以老病。申乞敷奏。寢免恩命。十月二十一日。復準省劄。奉聖旨。不允。仍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至任者。榦螻蟻小臣。不當再三申瀆。上恩隆重。便合承命疾趨。實緣疾病沈痼。難以支吾。向者聞命之初。驚恐昏憤。拙於敷陳。以致誠意未孚。復降促行之旨。乞念榦喘嗽宿疾。已八九年。氣息日衰。病勢加甚。今夏復於腰腹之間。結爲瘕塊。上下攻擊。痛楚難堪。行動寢處。常須擁護。呻吟困瘁。食少肌羸。自恐大期將至。豈堪復走道途。若更郡務繁心。立見顛仆。上負聖恩。下速官謗。欲望朝廷察此曲衷之請。貰其方命之誅。特與敷奏。追寢成命。若蒙矜憐貧病。更與陶鑄宮廟。差遣一次。以活餘生。實荷生成之施。所有省劄。見寄畱福州軍資庫。伏候指揮。十二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所乞。差主管亳州明道宮。任便居住。

新除知安慶府申省辭免

照對。榦準省劄。十二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黃榦差知安慶府。填見闕。令所差州軍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限五日前去至任。候任滿前來奏事。兵級逐州更替。遇接人到日止。仍具已離起及到任月日。申尙

書省劄付。幹照會者。伏念。幹。螻蟻小臣。便合聞命疾趨。仰酬眷遇。不應敢違近制。尙有控辭。實以。幹。極陋至愚。無足比數。遭逢聖世。誤被使令。作縣一年而除。倅爲倅一年而予郡。越去故常。極爲超躐。而。幹。稟資狷狹。賦分奇窮。拙於奉承。動多齟齬。但知悔艾。甘就沈淪。苟罪戾之或逃。已爲大幸。而恩寵之沓至。委實難勝。衆交非妄。孤蹤難免。若不控投君父。必至自速譴訶。況安慶爲郡。實今重地。付之庸繆衰瘁之人。責以保障蕃宣之效。恐辜委寄。倍費生成。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追寢成命。容。幹。仍舊祠祿。庶安愚分。所有省劄。未敢祇受。除已寄畱福州軍資庫外。謹具申尙書省。伏候指揮。正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雜著

西銘說

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父以下。至顛連無告。如碁局。自子之翼也以下。至篇末。如人下碁。未曉其說。丁卯夏。三衢舟中。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予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帥塞。爲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爲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旣爲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之體。養吾之性。愛敬吾之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爲孝。不然。則謂之背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卽言人之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臨川之民秀而能文剛而不屈故前輩名公彬彬輩出惟臨川爲盛然其流俗之弊亦以其剛而喜於爭以其文而工於訟風俗不馴莫此爲甚當職不才誤叨邑寄兩月之間披閱訟牒幾數十紙毫末之爭動經歲月贏糧棄業跋涉道途城市淹留官府伺候走卒斥辱猾吏誅求犴獄拘囚箠楚業毒何以堪忍訟而不勝所損固多訟而能勝亦復何益何不思天地之性惟人爲貴均氣同體誰無善心豈可萌此惡念自絕天地何不思父母生育以有此身愛護髮膚以至成立豈可輕以小忿毀辱父母何不思祖先勤勞置立產業亦欲百世以永其傳豈可爭較毫末破蕩家業何不思生育子孫以求嗣續亦當殖福庶可久長豈可包藏禍心殃及後代所爭甚微所失甚大其訟愈工其禍愈酷故易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又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蓋言人不可爭訟訟而雖勝亦不足以爲貴也孰若士農工賈各務本業起居出入常存道心孝順父母友愛兄弟親戚鄉黨交相和睦利則思義忿則思難旣無爭競亦無禍殃旣無妒忌自無怨恨心平氣和身安家足其可樂哉當職身膺民社斷訟曲直自當詳細推究至於虛公畏志健訟百姓亦不敢不嚴加懲儆然亦深念愚民罹茲王綱憲網一朝之忿以忘其身則訊鞠之下誠恐有不明之罪也故敢以愚見廣敷哀矜勸爾百姓各宜交相告戒毋貽後悔

新淦勸農文

每月之望本縣出郊召父老諭之曰爾爲農耕種窮困勤苦孰知之孰念之暑而烈日汗背寒而嚴霜侵膚雖炎熱不能避縱胼手胝足越陌度阡縱冰凍不可逃四民惟農最勤獨耕甚苦爾農之害又不一而

足。使爾父子輕於相棄。夫婦輕於相離。兄弟輕於相訟。轉徙飢餓。不安其生。可哀也哉。縣令既不能爲爾興利除害。其可無以勉爾乎。爾既不能不衣食而生天地之間。又不能不桑耕而爲衣食之計。則莫若勤。勤則不匱。爾之求衣食之路甚狹。爾之享衣食之奉甚難。則莫若儉。儉則易足。人之視爾甚弱而易陵。爾之敵人甚拙而難勝。則莫若忍。忍則寡爭。能佩斯言。庶可以苟安於斯世矣。今之昏惰。敢不自勉。田主債主。與夫貪黠誅求。侵刻欺詐。以害我農人者。盍亦深思均氣同體之義。與吾衣食之所自來。相賙相給。使我農人亦得遂其生平之願。爭訟不興。里閭安靜。協氣感召。時和歲豐。顧不樂哉。幸相與勉之。

禁約頑民誣賴勝文

本府諸縣公事。多有頑民自縊自刎。以誣賴人者。諸縣便以爲事干人命。收促所賴之人。以爲大辟凶身。差官檢覆。禁繫桑月。又行結解。被賴之人。本無大罪。而家業已破蕩矣。頑民習見一死可以賴人。纔有小忿。便輒輕生。死者既以無藉而隕命。生者又以無辜而破家。此該諸縣官吏。不能酌勘事情。但欲應文逃責。至其愚者。又以爲人命至重。不可不爲根治。卻不思彼自取死於他人何預。便使真曾與之毆打。亦不過得毆打之罪。何以至爲大辟禁繫結解邪。至於佃戶地客。少欠租課。主家不可不需索。人家奴僕。或有小過。主家不可不懲戒。亦輒行誣賴。此風豈可長哉。牒諸縣今後應有自刎自縊公事。並

闕二

祭文

祭晦庵朱先生文

吁嗟斯文有廢有興其廢也三綱淪而九法斁其興也大經正而大誼明是其所關豈不甚重而夫子胡乃一疾而隕其生若昔孔孟迄於周程異世相望各以道鳴迨去古之益遠當異說之縱橫其精微之蘊既不可得而見幸而託諸文字之間者亦且踵訛承舛而莫見其全經自夫子之繼作集彙聖之大成其知生知其行安行其襟懷灑然光風而霽月其言動肅然左矩而右繩望之者雖憚其貌莊而言厲卽之者常樂其心和而氣平資本高明而志道益遠性實通敏而索理益精主敬以立本而動靜無閒格物以致知而毫釐畢呈大而察諸天地陰陽之變遠而驗諸古今事物之情仁義禮智不離五性之所賦灑埽應對洞見一理之所形其精義入神既有自然之權度則窮經考古莫不炳然如日星謂中庸爲造道之闢輿謂大學爲入道之門庭究本義以言易而深得卜筮之旨黜小序以正詩而力辨雅鄭之聲探語孟之編而如對鄒魯之問答述周程之書而一新濂洛之典型至於星歷地志曲藝小數不可以悉究騷人墨客窮年卒歲僅見其可稱莫不折之以理而各造其極蓋亦得之於天命而非學可能信本深而形鉅故未茂而聲宏其立朝也危言正色屢形於感慨其臨政也仁民利物一本於哀矜立綱陳紀而不爲苟簡之計摧奸摘伏而不求姑息之名當就而就而不事乎矯激可止而止力辭夫寵榮積者厚而施自遐身雖否而道則亨婆娑丘園湛若無營上以尋墮緒之茫茫下以警賸俗之冥冥諸老先生咸資於質正後學小子幸得於師承肆逃禪之論者莫能以惑世騁難伯之說者不容於抗衡傳聖統以繼絕學正人心而息邪說夫子之功大矣則一存一亡豈不有繫於斯世之重輕嗚呼蒼天曾是莫聽曷不百年大命以

傾。榦丙申之春。師門始登。誨語諄諄。情猶父兄。春山朝榮。秋堂夜清。或執經於坐隅。或散策於林坰。或談笑而春容。或切至而叮嚀。始受室於潭溪。復問舍於星亭。庶依歸以終老。指河山以爲盟。胡睽離之未幾。忽夢奠乎兩楹。奉疾革之貽書。對使者而涕零。亟奔走以來歸。乃獨睹乎丹旌。悵此生之疇依。魂欲絕而復醒。念屬託之至重。豈綿力之能勝。想音容而奉遺書。敢不蚤夜以服膺。惟力策乎驚鈍。庶無愧於英靈。奠卮酒以陳辭。尙有鑒於微誠。

又祭晦庵朱先生文

嗚呼先生。百世之師。天啓我人。篤生於茲。海內之士。聞風以馳。垂橐而來。捆載而歸。榦於朋儕。質劣志卑。憫其鈍頑。誨誘孜孜。旣養其端。復發其知。旣揉其偏。復克其私。燕申則侍。步趨則隨。適來則喜。已去則悲。別不踰年。書不越時。父生師教。天覆地持。二十五年。恩絕等夷。嗚呼曷辜。而不慙遺。日月推遷。窀穸有期。夜臺冥冥。藏棺蔽帷。海內之士。齋咨涕洟。使榦之愚。偃偃何之。孰策其慵。孰指其迷。孰顧孰瞻。孰叩孰咨。維今之春。升堂振衣。笑語溫溫。神完氣微。鄉人見招。意不忍違。命曰汝行。我志未衰。閩山荔枝。其實離離。我以扁舟。訪汝以嬉。自春徂冬。如慕如疑。誰知此言。終天永辭。前有書堂。燕居怡怡。後有精廬。諸生焉依。有園有池。清溪之湄。履迹雖存。音容莫追。獨有遺書。千古具垂。句索字尋。口誦心維。亦有良朋。攝以威儀。有善相聞。有過相規。毋誘於利。毋蹈於非。毋溺於安。毋憚於危。庶幾師門。涓埃是裨。靈輻啓行。清酒一卮。撫棺長號。天乎痛哉。

謝晦庵朱先生几筵

惟先生之靈。碩大宏博。以成己爲本。以成物爲用。自其學之不厭。而推之於誨人之不倦。蓋與天地同量。而聖賢同心也。所以興起斯文。惠顧後學之意切矣。榦也不才。去年之春。里之父兄以其從游於先生之門久。而意其蘧有所聞也。帥其子弟而相與講學焉。榦方固辭。而先生督之愈力。是以不獲隅坐執燭。以聽垂歿之誨。至今抱恨無有窮也。今先生練祭。近一二月。而里之子弟復有所請。榦竊惟先生之治命不敢違。鄉人之善意不敢□。遂捨先生之几筵以行。不能築室於場。以終三年之禮。俛仰太息。絕愧古今。卮酒告行。痛徹心肺。

晦庵先生小祥

先生兮道德。百世兮彌彰。天地兮齊壽。日月兮齊光。自古兮有死。先生兮不亡。賤子兮何之。菀結兮慘傷。嬰兒兮失哺。逆旅兮悲鄉。德容兮在望。佩服兮琅琅。髣髴兮耳目。顧瞻兮茫茫。歲月兮不淹。遽易兮星霜。矯首兮武夷。白雲兮高翔。褰衣兮無從。寫哀兮此堂。良友兮駢羅。賢孫兮侍旁。先生兮夙心。英靈兮未忘。瑤席兮玉罍。桂酒兮椒觴。靈來兮何許。涕泗兮淋浪。

祭范伯崇文

道之不明。患無其徒。或義之談。而利是趨。或始之銳。而卒乃渝。人無常心。吾道始孤。在昔夫子。發揮聖謨。奮然而前。振衣坐隅。豈無其人。孰公之如。公資簡嚴。濟以怡愉。早登師門。誦首受書。致知力行。無替厥初。

榦也。凡庸從師以居，所敬惟公。公尤眷予，尙期晚年，依公里閭，孰謂老成忽焉以徂。師亡道微，捨公孰扶，孰剖我疑，孰砭我愚，孰知我哀。嗚呼天乎！

祭楊通老文

嗚呼！游晦庵先生之門者多矣，篤實無華，強毅有守，孰有出公之右者乎？居家而兄弟化其和，從師而朋友愛其誠，立於朝而君相知其忠，仕於外而吏民安其仁，非天資之厚，學問之篤，孰能隨所寓，內省而不疚者乎？觀公之資與公之學，所以保其身者至矣，而不能享期頤之壽者何也？人生一世，如浮雲太虛，倏來忽去，不足把玩，如公之亡，亦可以無憾矣。惟其和而誠，惟其忠而仁，自有不能忘情於公者，是則可哀也已。榦也辱公之知最深，荷公之愛最厚，民社所拘，不能奔走以哭公之柩，緘詞寫哀，遣子往弔，公其尙能鑒榦之衷也夫！

祭李貫之

嗚呼！貫之止於斯耶！晦庵先生以孔孟周程之道誨後進，見而知者，固有之矣；聞而知者，非吾貫之耶？貫之目不識先生之面，耳不聞先生之言，顧以爲聞而知者，亦何自而知耶？貫之性質粹美，襟懷坦夷，凝靜有常，堅剛自持，則其質固已近於道矣，而其志則勇於求道。若決江河而東注，若輕車駿馬就熟路而疾馳，自蜀而來，人謂貫之有志乎功名事業，而貫之則曰：吾將歷東南而求師，縱往者之不作，有遺風之可追，聞晦庵之門人，則虛心屈己而與之友，得晦庵之遺書，則手鈔口誦而講其疑。昔之門人雖同堂合席，

然往來不常。或得其一而失其二。貫之雖殊。方異世。旁撿博採。乃反總其凡而會其歸。而又篤信力行。切問近思。毫釐必辨。精蘊不遺。故其動容周旋。莫不有則。出處進退。莫得而疵。立於朝廷。則不知權利之可慕。仕於州縣。則亦捨民瘼。其孰咨。至其感慨發憤。抗章極論。則有犯無隱。竭肝膽而瀝披。向非見道明。用心剛。而無一毫物欲之累。孰肯試身於不測之禍。雖百譴而不辭。使其在樞衣之列。及門之士。皆當斂衽而推服。則聞其風而興起。淑諸人而有得。非貫之其誰耶。貫之之行也。以書來曰。吾猶少駐康山。湓浦之側。以待水涸而泝峽。子能一來。庶以慰吾拳拳之念。榦亦以書相挽曰。子未可以亟行也。朝廷清明。行將起子以扶斯世。東南之士。亦皆望子以振斯道之微。嗚呼。貫之乃止於斯耶。貫之之歿也。有識之士。莫不爲之嗟惜。視貫之之病者。則以貫之病亟。尙與朋友講析理義。而不少衰。嗚呼。此其所以爲吾貫之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有得於道。則禍福榮辱死生之變。若太空浮雲之過目。此何足以爲貫之之累。顧爲斯世惜。爲斯文惜。安得不情鬱結而涕漣漣。

祭林存齋

居大山長谷之中。無耳濡目染之素。獨能慨慕乎聖賢。沈酣乎典訓。追逐乎師友。磨礱乎身心。爲弟而事兄如父也。爲季父而撫其從子猶子也。族人觀之。鄉人敬之。栗山之陽。無百室之聚。家弦誦而人縫掖。又皆知理義之訓。君之教也。吾鄉之士。游晦庵之門。歲晚能自守者。不過三數人。如君之醇厚質直。樂善不倦。則又朋友之所敬愛者也。君與予交最善。又嘗致予於其里。以教其族子弟。故其情爲尤親。宦游江湖。

不見君者十年矣。奉祠來歸。君年已七十。視其貌猶矍鑠。而嗜學之志不少衰。予復以王命守淮邦。相期以一年之別。尙可以白首相從。而卒所志也。孰謂相別未數月。而哀訃遽至耶。君旣歿。而予亦老矣。乞骸骨歸田里。凡君之所見屬者。不敢不勉。行當拜君遺像於存齋。而弔宿草於南山之原也。嗚呼哀哉。

晦庵朱先生行狀成告家廟

榦竊惟先生之道。高明廣大。非後學所可摹寫。榦之鄙陋愚暗。尤不足以仰窺萬一。固不當冒昧執筆。以爲先生之玷。伏念先生資稟學問。道德行業。學焉而知之者蓋少。知而能盡其蘊者又加少。老成前輩。凋零殆盡。旣無所考訂。而歲月浸久。傳訛襲舛。則上無以明先生之道。下反以啓後學之疑。此其獲罪。又豈但不揣分量而已哉。於是追思平日聞見。定爲草槁。以求正於四方之朋友。如是者十有餘年。一言之善。則必從一字之非。則必改。遷就曲從者。閒或有之。徧復自任者。則不敢也。蓋合朋友之見。止於如此。則亦稍足以自信。至其甚不可從者。隱之於心而不安。質之於理而或悖。則尤足以見知德者鮮。而行狀之作。不容以自已也。行狀成於丁丑之夏。然猶藏之篋笥。以爲未死之前。或有可以更定者。如是者又四年。今氣血愈衰。疾病愈甚。度不能有所增損矣。謹繕寫一通。遣男輅白之家廟。而併布其僭妄不得已之愚。撫卷興悲。涕淚如雨。

辭晦庵先生墓文

是爲有德於榦。榦亦不敢以是而歸德焉。理義之淵微。學問之精密。顏曾之於洙泗。尹謝之於伊洛。皆一世大賢也。而後有聞焉。榦獨何人。而在樞趨之列耶。公平正大者。先生之心。剛毅勇決者。先生之氣。嚴威儼恪者。先生之容。精深廣博者。先生之學耳。濡日染朝。薰夕炙者三十年。榦獨何人。而獲親道德之粹耶。旣示之以精微。復開之以博大。旣廣之以聞見。復約之以踐行。扶而掖之。惟恐不進。培而植之。惟恐不立。榦獨何人。而受此生成之賜耶。空谷春游。虛堂夜坐。一行之孚。一言之契。未嘗不欣然以喜。至於末年之咐囑。將歿之叮嚀。則戚戚然大義之乖。微言之絕也。榦獨何人。而當此期望之厚耶。先生棄諸生二十有一年。榦也不能安負自守。而仰祿於州縣。黽勉王事。固不敢違先生之訓。然講習之功。廢於朱墨。持守之志。奪於應酬。歲月蹉跎。而老及之矣。朝廷憫其衰病。畀之祠稟。而予之歸。杜門省過。翻閱舊學。而神識昏眊。疾病支離。追念初心。涕零如雨。何先生愛遇之厚。而榦之負先生。乃至此耶。師儒難於並世。歲月不可再得。惟有抱終身心恨而已矣。自今未死之日。尙當勉策疲駑。不敢自怠。居敬集義。致知力行。體之於身。以勉同志。庶幾收桑榆涓埃之益。尙可見先生於九泉之下耳。榦深願一拜先生之墓。然後退而待盡。數月以來。痰作於上。氣痞於下。恐一旦遂溘先朝露。謹遣男輅告於墓下。惟先生其鑒之。

代祭林黃中侍郎文

嗟往哲之垂訓。曰剛毅其近仁。苟緝熙以學問。庶德業其日新。相彼頽俗。與波俱淪。不爲丈夫偉特之節。而脂韋軟媚。以效兒女子之態。不觀聖賢作經之意。而剽竊摹擬。徒欲以媒其身。若夫剛正不懼。仕優而

學求之斯世。如公幾人。嗟哉。我公受天勁氣。爲時直臣。玩義經之文象。究筆削於舊麟。忘齒尊而爵貴。常矻矻以諄諄。至其立朝正色。苟拂吾意。雖當世大儒。或見排斥。著書立言。苟異吾趣。雖前賢篤論。亦不樂於因循。觀公之過。而公之近仁者。抑可見矣。論者固不可以一眚而掩其大醇也。其試吏長沙。低回下陳。辱公見知。相待如賓。雖公事之屢忤。然既久而益親。何一老之不遺。淚琅琅而沾巾。承乏仁里。有社有民。小智大謀。危辱旋臻。所望以問政於公者。今不可復得矣。陰相而默護之者。尙有賴於在天之神。

祭章翼之運使文

榦也。筮仕二十年。所歷六七郡。竊觀當世人物。於百里而求一賢令。於千里而求一賢守。於一道而求一賢使者。嗚呼。何其難也。其吾某官章公乎。蓋天下之人物。潔廉忠信者。未必通於世務。通於世務者。未必潔廉而忠信者也。徒潔廉忠信者。而不通於世務。謂之賢可也。民有不被其害者乎。通於世務。而潔廉忠信之不足。則所謂世務者。豈能盡出於公。且正乎。若公者。潔廉忠信而通世務者也。

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之八

行狀

朝奉大夫文華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文朱先生行狀

曾祖絢故不仕妣汪氏

祖森故贈承事郎妣程氏贈孺人

父松故任尤承議郎守尙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衆贈通議大夫妣孺人祝氏贈碩人

本貫徽州婺源縣永平鄉松巖里

先生姓朱氏諱熹字仲晦父朱氏爲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世有偉人吏部公甫冠擢進士第入館爲尙書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爲學者師號章齋先生有文集行於世吏部公因仕入閩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之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幼穎悟莊重能言章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章齋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十八貢於鄉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以左迪功郎主泉州同安簿莅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脩己治人

之道。年方踰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爲急。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召赴行在。言路有託抑奔競以阻之者。遂以疾辭。三十二年。祠秩滿。再請。孝宗卽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略言聖躬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訓誦文辭。吟詠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畱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脩政事。攘寇敵。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金寇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爲。而猶爲之。以有利而無害也。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爲之。願疇咨大臣。總攬羣策。鑒失之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攘敵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旣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尙在勢者。豈無其人。願陛下無自而

知之耳。明年改元隆興。復召辭。不許。卽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觀。故因是物以求之。使其理瞭然於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有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然則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末言古先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今日諫諍之塗。尙壅。佞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德業未可謂脩。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方之道。皆未可謂備。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先生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蓋學有定見。事有定理。而措之於言者如此。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改元。促就職。旣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三年。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三促就職。會魏掞之以布衣召爲國子錄。因論會觀而去。遂力辭。先生嘗兩進絕和議。仰佞幸之戒。言旣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有不可易者。尋丁內艱。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旣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四年之間。辭者六。九年。有

旨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改秩昇祠。皆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始拜命。改宣教郎。奉祠二年。除祕書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執政以先生爲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彝山冲佑觀。五年。差權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先生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閒關貧困。不以屬心。涵養充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霈然矣。至郡。懇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歲值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盡。官物之檢放倚閣。蠲減除豁帶納。如秋苗夏稅。木炭月椿。經總制錢之屬。各視其色目。爲之條奏。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并奏請截畱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發錢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鄰路斷港遏糴之禁。選官吏授以方略。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設施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者凡數四。郡濱大江。舟艤岸者。遇大風輒淪溺。因募饑民築堤捍舟。民脫於饑。舟患亦息。先生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里閭安靖。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又奏乞賜書院敕額。及高宗御書石經版本九經註疏等書者至再。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閒。竟日乃反。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贍之閭。旌顯之。猶以不得悉行其志爲恨。明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閒利病。遂上疏言天

下之大務。莫大於卹民。卹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討軍實。去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實。開廣屯田。可以益軍儲。練習兵民。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廝役凡流。所得差遣。爲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掊斂刻剝。以償債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附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郡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幸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乃可革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託之私。而刻剝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沈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蒐閱以時。竄名冗食者。不得容其閒。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其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捐列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舒。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所謂治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傳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讒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竄清

顯所惡則密行營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讎恥。又何時而可雪耶。先生在任。嘗用劄子奏事。後因諫臺言用劄子非舊制。遂奏乞罷黜。又以致人戶逃移自劾者再。以疾請奉祠者五。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初。廟堂議遣先生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故有是命。詔以脩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祕閣。凡三辭。皆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難以先被恩命。會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民已艱食。卽日單車就道。復以南康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且乞奏事之任。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其一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閒。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與。業之廣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興。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其二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閒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

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庭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使辟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猾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以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紀綱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閒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其三言掾荒利害。如州縣旱傷。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勸諭人戶賑糴。務得其平。納粟之人。早行推賞。所納米數。仍減其半。乞撥豐儲倉米三十餘萬石。以備濟糴。州縣新舊官物。並且住催紹興丁身等錢。豫行蠲放。及免米商力勝稅錢。量立賞格。官吏違慢者奏劾。昏病者別與差遣。仍選差得替。待闕宮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其四言水旱三分以上。第五等戶免檢並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戶依此施行。乞行著令。及請頒行社倉條約於諸路。其五言紹興和買。乞議革其弊。其六言南康嘗乞蠲減星子租稅。有司拒以對補。吝細鄙狹。不達大體。其七言白鹿書院。請賜書額。先生所對奏劄凡七。其一二皆自書。以防宣泄。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冊。用袋重封。於閑門投進。

後五劄亦有非一時揀荒之急者。當倥傯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蓋急於揀民。罄竭忠悃。不敢有所隱也。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糴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先生嘗率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白鹿書院事。本不暇及。前期執政。使人諭以且宜勿言。先生因念主上未必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臣先爲此言。不可及對。卒言之。上委曲訪問。悉從其請。先生初拜受。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湊。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情詞懇惻。條目詳密。日與僚屬寓公鉤訪民隱。至廢寢食。分晝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展徒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戡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苦。初奏紹興和買之弊。至是乞先與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科敷。惟慮真下戶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下等第均敷。及減免下戶丁錢以優之。又乞免台州丁錢。至於差役利害。亦嘗條具數千言。申省義役之法。則乞令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此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又乞取會福建下四州見行產鹽法。行於本路沿海四州。又乞依處州見行之法。改諸郡酒坊爲萬戶。於揀荒之餘。猶悉及他事。以爲經久之計。先生猶以徒費大農數一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饑民自効。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卻。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無得催

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除台守。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憲。未行。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賊。僞造楮弊等事。劾之。時久旱而雨。奏上。淮匿不以聞。仲友亦自辯。且言弟婦王氏驚悸病篤。論愈力。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鞠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尋令兩易江東。辭。及辭職名。具言唐仲友雖寢新命。已具之獄。竟釋不治。則是所按不實。難以復沾恩賞。並不許受職名。再辭新任。且乞奉祠。言所劾賊吏。黨與衆多。並當要路。大者宰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騁經營於下。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觝排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患害。時從臣有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詆先生者。故有是言。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得行其所學。已試之效卓然。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自是海內學者尊言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淮罷相。遂力疾入。

奏首言近年以來刑獄不當。輕重失宜。甚至涉於人倫風化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之法。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又言州郡獄官。乞注有舉主關陞。及任滿銓試第二等以上人。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吏。並不得注擬。若縣獄則專委之令。或不得人。則無所不至。亦望令縣丞或主簿同行推訊。又言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其始亦但計其出納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及紹興經界。民間投印違限。契約所入。倍於常歲。自後遂以是年爲額。而立爲比較之說。甚至災傷檢放倚閣錢米。已無所入。而經總制錢獨不豁除。州縣之煎熬。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愁難。何時而少息。又言江西之州。科罰之弊。至其末篇。乃言陛下卽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螻蟻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歟。天理未純。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未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明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凡若此彙。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者。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

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止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除兵部。卽以足疾勾祠。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追以供職。先生以疾在告。遂疏先生欺慢。時上意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卽時相竟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後不曾陳乞磨勘。蓋先生改秩。旣出特恩。其後桑任祠官。無績可考。以故不曾陳乞磨勘者。十有四年。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爲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在外臺耳目之寄。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栗亦罷。辭磨勘及職名。不許。轉朝奉郎。未踰月。再召。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爲兩罷之策。上悟。先生復召。受職名。辭召命。以爲遷官進職。皆爲許其閒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又促召初。先生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并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略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毫一髮不受病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閒。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

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蓋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抃之徒。勢焰薰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旣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於貨賂。干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闔。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僂薄闕冗。妄庸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閒。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游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唐之六典。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旣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今則師傅賓客。旣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袤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

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實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奸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庭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頽弊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上率習爲輕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辯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尙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

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案挂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句考其有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易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脇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所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五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爲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若。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諸價輸錢。已備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其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閒。則雖欲億精勞力。以求正乎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而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奸。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紀綱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

本修軍政以攘寇敵。凡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祕閣修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之涕下。先生進疏雖切。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編摩祕省郎曹之除。蓋將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浙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強畱而授之。至是復有經帷之命。先生之盡忠。孝宗之受盡言。亦未爲不遇也。然先生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者再。覃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時光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以紹熙元年之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誘諸生。如南康時。又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釋氏之教。南方爲盛。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庵舍以居。悉禁之。俗大變。郡有故迪功郎高登。忤秦檜貶死。爲奏請昭雪。褒其直。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初仕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以至方量之法。洞見本末。遂疏其事上之。且言必可行之說三。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蓋謂經界法行。息爭止訟。大爲民利。而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所不便。及具宣德意。勝之通衢。

則邦民鼓舞。而寓公豪右。果爲異議以沮之。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錫宴。自劾。其冬有旨先行漳州經界。南方春早。事已無及。明年屬有嗣子之喪。再請奉祠。除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先生以當上初政。嘗辭前件職名。已降褒詔。從其請。難以復受。辭者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再辭。漳州經界竟報罷。遂以前言經界可行自劾。三年。再以疾辭。乞補滿宮觀。從之。又數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辭。四年。又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以辭遠就近。不爲無嫌。力辭。五年。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會洞獠擾屬郡。遂拜命赴鎮。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戢奸吏。抑豪民。先生所至。必興學校。明教化。湖湘士子素知學。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先生爲之講說不倦。四方之學者畢至。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釋奠儀式爲請。錄故死節五人爲之立廟。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益憂懼。遂申省。乞歸田里。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寧。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強猾奸宄。無所逞志。不然。以一介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彝倫。言頗切直。會今上卽位。不果上。上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爲本宮講官。至是。首召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又再辭。且言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侍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歡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

用人或繆。所繫非輕。蓋先生有道。聞南內朝禮尙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豫有是言。又不許。遂奏乞且依元降旨。揮帶元官職。奏事者再及入對。首言。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旣三月。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竊爲陛下憂之。尙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卽是心而充之。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無傳。宗廟社稷。不可無奉。則轉禍爲福。易危爲安。亦豈可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次言爲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又三劄言湖南歲計入少出多。不可支吾。乞裁減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色補官員數。邵州邊防。全無措置。以致淫人侵犯。乞移置寨柵。增撥戍兵。潭州城壁。乞行計度修築。旣對。面辭待制侍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差遣。以爲未得進說。而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效涓埃。而疾病不支。遂竊待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比舊僅高尺餘。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日月。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遂中寢。先生竟上。

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吉士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罔上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沙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覃恩轉朝請郎紫章服實錄院同修撰再辭不許拜命受詔進講大學先生以平日論著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上心遂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分不以寒暑雙隻日月諸假故並令早晚進講又乞置局看詳四方封事瑞慶節免稱賀皆從之復因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三數百間遂具四事奏言當上帝震怒災異數出幾旬百姓饑餓流離太上皇帝未獲進見壽皇因山未卜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兢兢憂苦不宜大興土木以就安便壽康定省之禮所宜下詔自責頻日繼往顧乃逶迤舒緩無異尋常太上皇帝必以此特備禮而來其深閉固拒而不得見亦宜矣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下至百執各有職業不可相侵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末復申言敢宮之卜不宜偏聽臺史膠固繆妄之言墮其交結眩惑之計皆不報先生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嘗讀之今後更爲點來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其略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略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

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又奏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者斬衰三年。嫡子當爲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世法程。閒者遺誥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沙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切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切。惟有將來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尙有可議。欲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豫行指定。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請併祔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者。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祔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以僖祖爲四廟之首。治平閒。議者以世數寢遠。請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時相雅不以熙寧復祀僖祖爲是。先生度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狀條其不可者四。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幄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卽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於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相與爭較。強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傍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己。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

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又況僖祖祧主遷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辯議者一旦并遷僖宣二祖析太祖太宗爲二之失。復引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僖祖。安得爲無功業。議狀旣上。廟堂持之。不以聞。旣毀撤僖宣廟室。更別廟以奉四祖。宰相旣有所偏主。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先生所議頗達上聽。忽有旨召赴內殿奏事。因節略狀文及爲劄子畫圖以進。上然之。且曰。僖祖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欲令先生於楊前撰數語。以御批直能其事。先生方懲內批之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寮集議。旣退。復以上意諭廟堂。而事竟不行。經生學士知禮者。皆是先生。一時異議之徒忌其軋己。權奸遂從而乘之。上之立也。丞相趙汝愚密與知閣門事韓侂冑謀之。侂冑於太皇太后爲親屬。因得通中外之言。侂冑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自長沙辭免待制侍講。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復嘗再三面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龜年出護使客。侂冑益得志。先生又於所奏四事疏中。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筵畱身復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旣退。卽降御批云。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下。臺諫給舍亦爭畱。不可。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尋除知江陵府。又力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又乞追還舊職。不許。趙丞相亦罷。誣以不軌。謫永州。丞相旣當大任。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以觀新政。先生獨惕然以侂冑用事爲慮。旣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遣

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豫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意。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爲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權悉歸倪冑。先生自念身雖閒退。尙帶侍從職名。不敢自默。遂草書萬言。極言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冤。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諫藁焚之。自號遯翁。以廟議不合。乞收還職名。又以疾乞休致。不許。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又辭職名。乞休致。又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又言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詔依舊祕閣修撰。二年。又言昨來疏封錫服。封贈蔭補磨勘轉官。皆爲已受從官恩數。乞改正。沈繼祖爲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四年十二月。以來歲年及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六年三月甲子。終於正寢。十一月壬申。葬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嘉泰二年。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傅伯壽故家子。嘗執子弟禮。恨不薦己。先生辭次對除修撰也。伯壽行詞。有慢僞等語。及先生沒。伯壽守建寧。又不以聞。故復職之命猶生存也。自先生去國。倪冑勢益張。鄙夫憒人。迎合其意。以學爲僞。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潔廉好禮者。皆僞也。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理義者。並行除毀。六經語孟。悉爲世之大禁。猾胥賤隸。頑鈍無恥之徒。往往引用。以至卿相。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日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先生既歿。善類悉已排擯。羣小之勢已成。倪冑志氣驕溢。遂至擅開邊釁。幾危宗社。而生靈塗炭矣。開禧三年。倪冑伏誅。凶徒儉黨根

株斥戮。嘉定元年，詔賜諡與遺表恩澤。明年，賜諡曰文。又明年，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後以明堂恩，彙贈通議大夫。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自韋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旣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游彙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旣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

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相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麤。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

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禮。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恤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燦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注。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域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桑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澀。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

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爲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深淺。所見有疏密。先生旣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痛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喚。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又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辯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

問辯。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握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荒裔。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也。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繆。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姿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闢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先生疾且革。手爲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榦。尤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曰。堅苦。問溫公喪禮。曰。疏略。問儀禮。領之。已而正坐。整冠衣。就枕而逝。門人治喪者。旣一以儀禮從事。而訃告所至。從游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而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嗚呼。天又胡不慙遺。以永斯道之傳。而遽使後學失所依歸哉。先生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語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集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本朝名臣言行錄。古今家祭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先生著述雖多。於語孟中庸大學尤所加意。若大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沒。大學誠意一章。乃其絕筆也。其明道垂教。拳拳深切如此。楚詞集

註亦晚年所作。其愛君憂國。雖老不忘。通鑑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修補爲恨。又嘗編次禮書。用工尤苦。竟亦未能脫藁。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平生爲文。則季子在彙次之矣。生徒問答。則後學李道傳。嘗裒輯鈐版。未備也。娶劉氏。追封碩人。白水草堂先生之女。草堂卽章齋所屬。以從學者也。其卒也。以淳熙丙申。其葬以祔穴。子三人。長塾。先十年卒。次埜。迪功郎。監湖州德清縣戶部新市犒賞酒庫。後十年亦卒。季在。承議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女五人。婚儒林郎靜江府臨桂縣令劉學古。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黃榦。進士范元裕。仲季二人亦早卒。孫男七人。鉅、銓、鑑、鐸、鉉、鑄、鉅。從政郎。新差監行在雜買務雜賣場門。銓。從事郎。融州司法參軍。鑑。迪功郎。新辟差充廣西經絡安撫司準備差遣。餘業進士。女九人。壻承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趙師夏。進士葉韜甫。周巽享。鄭宗亮。黃輅。從政郎紹興府會稽縣丞趙師若。黃慶臣。李公玉。曾孫男六人。淵、洽、潛、濟、濬、澄。女七人。先生歿有年矣。狀其行者。未有所屬筆。在以榦從學日久。俾任其責。先生既不假是而著。榦之識見淺陋。言語卑弱。又不足模倣萬一。追思平日步趨警效。則悲愴哽咽。不忍書。亦不忍忘也。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旣以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躋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則撫其言行。又可略與輒探同志之議。敬述世系。

爵里出處言論。與夫學問道德行業。人之所共知者。而又私竊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謹狀。

嘉定十四年正月日。門人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黃榦狀。行狀之作。非得已也。懼先生之道不明。而後世傳之者訛也。追思平日之聞見。參以敍述。奠誅之文。定爲草藁。以諗同志。反覆詰難。一言之善。不敢不從。然亦有參之鄙意。而不敢盡從者。不可以無辨也。有謂言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簡古。不可太繁者。夫工於爲文者。固能使之隱而顯。簡而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顧恐名曰含蓄。而未免於晦昧。名曰簡古。而未免於艱澀。反不若詳書其事之爲明白也。又有謂年月不必盡記。辭受不必盡書者。先生之用舍去就。實關世道之隆替。後學之楷式。年月必記。所以著世變。辭受必書。所以明世教。狀先生之行。又豈可以常人比。常體論哉。又有謂告上之語。失之太直。記人之過。失之太訐者。責難陳善。事君之大義。人主能容於前。而臣子反欲隱於後。先生敢陳於當世。而學者反欲諱於將來。乎人之有過。或具之獄案。或見之章奏。天下後世所共知。而欲沒之。可乎。又有謂奏疏之文。紀述太繁。申請之事。細微必錄。似非行狀之體者。古人得君行道。有事實可紀。則奏疏可以不述。先生進不得用於世。其所可見者。特其言論之閒。乃其規模之素。則言與行豈有異邪。事雖微細。處得其道。則人受其利。一失其道。則人受其害。先生理明義精。故雖細故。區處條畫。無不當於人心者。則鉅與細。亦豈有異耶。其可辨者如此。則其尤淺陋者。不必辨也。至於流俗之論。則又以爲前輩不必深抑。異

學不必力排。稱述之辭。似失之過者。孔門諸賢。至謂孔子賢於堯舜。豈以抑堯舜爲嫌乎。孟子闢楊墨。而比之禽獸。衛道豈可以不嚴乎。夫子嘗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鮮矣。甚矣聖賢之難知也。知不知。不足爲先生損益。然使聖賢之道不明。異端之說滋熾。是則愚之所懼。而不容於不辨也。故嘗太息而爲之言曰。是未易以口舌爭。百年論定。然後知愚言之爲可信。遂書其語。以俟後之君子。幹謹書。

